後漢書

二六



列傳卷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武　何進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淸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踈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内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䟽諫曰臣聞明主不諱

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黄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時謂即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泱藏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矦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

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百姓

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隷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寒武字游平與陳蕃

合策勠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閹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嬈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

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冘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

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隷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

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官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

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
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
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
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
門絕複道複音福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
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
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下令軍七日黃門常侍反盡力者
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

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

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苦敎反磽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

共逃輔於零陵界詐去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賨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藂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蛣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騰字子外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互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

以厭之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

賊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

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

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

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字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内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儳疾也音仕鑒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

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黄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内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

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
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
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
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
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
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
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

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旣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

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

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

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

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
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
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
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許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
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
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惟思念也

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音許物反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

召進入坐省闥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隷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

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

下仰數叚珪叚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
閤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
等斬之吴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
疑其與官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
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
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
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弃其屍於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官者無少長皆殺

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内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

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積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

弟來儀紫房上憯下變人靈動怨將糾邪

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列傳卷第六十　范曄　後漢書七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　孔融

荀彧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

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頴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進尋見害卓東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
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
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
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
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
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
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爲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
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

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慑服二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邈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名伷清談高論嘘枯吹生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鋭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

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四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

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官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弃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旣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

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書霸字次孺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也

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匭反）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

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

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褒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

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

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兾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虚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黄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

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
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
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
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隷名
而已（說文云隷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
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
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
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録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

使促辟之曰禪謂術曰御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
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
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
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
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
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
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也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
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
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
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
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
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

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爲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表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

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爲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庬杜預注庬厚大也 吏端刑清 端直也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 殘其支體而弃廢之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尚書曰紂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君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因太子太子縊死公

徐聞其無罪
乃亨伊戾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
李斯曰高故
宦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刼殺胡亥卒亡秦也
前書英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
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不能止人遂為非也
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左傳初
鬻拳彊
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
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為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氏得璞王於楚
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王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
為謾已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人又
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王
人攻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荊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
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

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莫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竪子之名矣

冤如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

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材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用刀鋸也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為惡也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

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

躬國爲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陛級縣遠祿位

限絶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猶

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云

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

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

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表衒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埶異也尔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璣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衞專爲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郜鼎在廟章

孰甚焉左傳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彰孰甚焉郜鼎郜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埶可
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
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
帝傷其早殁欲爲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
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
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
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
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

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閔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目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已愚以爲諸在冲齓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

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尅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二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尅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濵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愼氏說文

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表盛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决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醩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

噲以譏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弃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

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臯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狀以待賊西漢紀信乘黃屋詐楚之類也破家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徇吳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

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 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絶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 鄧禹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歆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歆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 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黽池歸拜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爲刎頸之友事見史記 寇賈倉卒武夫

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爲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介猶蔕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爲蔕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

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敎（猥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

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外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

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跨下揄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楡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盲言蚊虻之暫過未以爲害子産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産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弃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奉遵嚴敎

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衞大夫其家臣名僎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爲大夫僎音士眷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大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

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

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

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說文曰缻缶也字書曰缻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弃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

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

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

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貟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园即

(刓字音五丸反前書音議曰刓謂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云品庶每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郁)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亢父令亢父屬梁國故城在今兖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弃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

數數計數也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鄄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詐也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

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

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兖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惎貌睢音火季反又火隹反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爲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尒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鑾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曰自志

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陳羣杜襲 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

司馬懿戲志才等 懿字仲達即晉宣帝 皆稱其舉唯

嚴象為楊州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為楊州刺史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 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 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 紹與操書甚倨 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倨慢之詞也 操大

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强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

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

爲先退則埶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皐閒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
西爲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
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
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扼持之也情見埶
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
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
彧萬歲亭矦邑一千户六年操以紹新破
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衞之自欲南征劉表
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

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兾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兾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兾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内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守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

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内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名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埶（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弃兖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

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

臣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彧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令欲正除也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令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

魏志操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動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

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望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彧

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録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彧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請閒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

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縣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閒闗以從曹氏閒闗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不背漢也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

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彊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彧豈願彊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巳也方時運之屯邅易曰屯如

邅如邅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彊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彧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

列傳卷第六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嵩　朱儁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

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
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
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
自青徐幽冀荊楊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
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
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

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隷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

爲摽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

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

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爇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苣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

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己於倉亭生禽卜己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

子繫獲甚衆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

居嵩温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

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説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説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埶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撝則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積抵音紙抵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

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
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
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
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
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
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
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
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
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閹官羣

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去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

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刼忠爲王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鎭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户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户五年梁州賊王國

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

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巳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

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

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
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
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
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
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
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
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
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

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
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
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
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
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
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
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
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
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

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

質正也

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諷謂諷動也

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

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犕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

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

爲鳳皇耳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

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
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
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
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
解對規被録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旣失產業深恚責
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
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
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

應弃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

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
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
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
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
戸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
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
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
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
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鎭賊中郎將時南

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温上䟽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逐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

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乗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

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
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
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
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
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
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
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

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弃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加位

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黄巾賊後復有黒山黄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唒之徒九州春秋唒作蝤音才由反並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須之貌也大

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
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内諸山谷寇賊更
相交通衆至伯萬號曰黒山賊河北諸郡
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
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
北諸山谷事歳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
河内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内太守將

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
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
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
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
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
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
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
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
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

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

傳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井列卿府言敢言之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絶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

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

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乗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録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

剛即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旣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

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叙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

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潁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並遘屯蹷蹷猶蹎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一